



孟城驿对面是“古钱币博物馆”，馆主聂广鸿是我学长，为高邮收藏家协会会长，堪称高邮的“马未都”。

记得在界首中学读书时，他高我两届，与我胞兄同班。他父亲聂厚宽在界首大名鼎鼎，创办了钢厂，成为小镇开风气之先的企业家。可在我们一帮玩童的眼中，聂厚宽之所以跻身小镇名人，更缘于他的“芳名”。在那文化娱乐贫乏的年代，一个人的名字，因谐音或反义引起的联想与特殊含义，也会引发一场无厘头的大众娱乐，成为“众乐乐”。且来说文解字，聂厚宽——聂，谐音高邮方言“热”，热，反义冷；厚，反义薄，高邮方言𠂔(xi ā o)；宽，反义狭，高邮方言音“瞎”。如此这般，聂厚宽的反义词便成为“冷枵瞎”，于是，课余常见有人面对聂厚宽之子聂广鸿振臂一呼：冷枵瞎！霎时群起应之，“冷枵瞎！冷枵瞎！冷枵瞎！”口号阵阵，余音袅袅，成为校园娱乐活动之一。不知当年聂广鸿学长面临此情此景内心是何感想？这令人哭笑不得的“文字狱”肯定让年少的他纠结不已，或许对他后来排除干扰专注搜集研究古钱币、研究古文字埋下了伏笔。如今我要向尊敬的聂厚宽前辈致歉：当年我不知“为长者讳”，也曾把您的尊姓大名呼喊成一句响亮的反义词，实在是大不敬！在“打倒 XXX”“油炸 XXX”“火烧 XXX”的喧嚣浪潮过后，人们余悸或许尚存，我们那些无知而兴奋的呼喊显得荒唐可笑，但其实是一种苍白无聊的集体无意识，并无斗争之恶意。

在那“拿起笔杆作刀枪”的年代，小镇的孩童其实对口诛笔伐、硝烟弥漫的文字并无多大兴趣，除了偶尔做一枝红缨枪、折下青青的柳枝编成一个柳圈套在头上，掏螃蟹、捉鸡溜、滚铁环、抽陀螺、打小闸子、滚铜板、砸铜钱更是男孩的常规娱乐。学长聂广鸿也不例外，少时和小朋友玩“打钱子”，把一个铜板放在砖头上，然后退后到约定的划线距离，手中抓住一个铜板，眼睛眯成线，瞄准，对砖头上的铜板打，砖头上的铜板打掉下来多少，就赢多少。赢来的战利品中，有许多就是古钱币。聂广宏对古钱玩上了瘾，班主任薛德安是一位有古文化修养的语文老师，善于因材施教、因势利导，专门给他讲高邮乡贤宣古愚的轶事。宣古愚乃清末至民国时期著名的书画大家，富收藏，精鉴别，以收藏古钱币为主。曾为了一枚铜钱，三次去张家口，直到买到手才甘心。他所藏的元朝供养钱最有特色，曾著有《元钱秘录》。与客居扬州的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结为贞社，各出金石、书、画，以相玩赏。袁克文曾拜他为师，跟他学诗词。抗战期间，地下党员高邮老乡徐平羽，曾为宣氏抄书、保管古董，常住宣家……老师的教诲，仿佛打开了一扇古老的户牖，聂广鸿顿感收藏是一门大学问，水很深，不是靠“打钱子”就能成才成家。从此，宣古愚这个蕴意很深的名字刻在他“脑板油”上，怀揣一个梦想开始了他的奔走。课余，他不再满足于“打钱子”，常悄悄地跑废品收购

今年中秋时节，我与爱人去九寨沟旅游，来回都途经成都。都说成都是个慢节奏的城市，很想亲自体验一下它的休闲与懒散。由于行程紧凑，只有最后一天的傍晚才属于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。上网搜索，知道锦里古街与宽窄巷子都是成都文化的符号。我们下榻的宾馆距离宽窄巷子相对较近，出门乘地铁 2 号线几站路就能到达，首选目标就定宽窄巷子了。再说宽窄巷子怪怪的名字对于我们外地游客也是个诱惑。

出了地铁站，拐弯左行没几步，就见一个大大的“宽”字立在路旁。知道距离宽窄巷子不远了，也渐渐感觉到周边的氛围发生了变化，文化气息逐步浓了起来。我们首先进入的是宽巷子，顿时被这里的五彩斑斓所惊诧。柔和路灯影射下的青石路面，屋檐下的蔓绕青藤，廊前径旁的精巧雕花灯，无不显出它的古朴与悠然。巷子两边的店铺极具特色，书店、服饰店、戏剧艺术品、陶罐瓷器、银饰玉器、古董画廊、特色小吃、手工作坊、茶馆饭店等应有尽有。也有紧闭大门的深宅，从窗子漏射出来的灯光不偏不倚地照在墙角的青苔上，表面湿漉漉的。过了会儿天空中飘起小雨点，丝丝缕缕地。有人撑起了雨伞，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打伞，行走在细雨中，仿佛是在有意体验雨中的闲适，权当是另一番风情。由于猎奇的兴奋，我们也忽略了小雨，辗转于路两边的店铺，认真挑选商品，或静心地欣赏某件艺术品。

退休在家，结缘家务，里里外外，琐屑瑣屑，而厨房又成了我退休生活的主阵地之一。从不会作厨的我，揽起烧煮活，也开始关心起报刊电视上的烹饪知识、操作过程等。学有成效，几年努力，小有进步，能够端出几样家常荤素菜，得到家人及亲友的肯定。人是杂食动物。养生专家和营养专家忠告人们，要吃得杂些，再杂些；要注意荤素搭配、粗细搭配，合理膳食，讲究平衡。根据这些要旨，五谷杂粮，粗茶淡饭，是我作厨的努力方向。几年实践，家人吃得更杂了，尤其是一日三餐的主食，变着花样吃，吃出了生活的满足，吃出了身体健康指数的逐渐达标。家在农村，因地制宜，我家每年都种好多品种的蔬菜瓜果，如青菜、豇豆、扁豆、萝卜、芋头、山芋、南

孟城驛

手有余香

□ 陈祥

站、跑农村庄台，“波斯探宝”淘古钱。高中毕业当兵，驻扎安徽大别山下，分在团部机关放电影，聂广鸿更是见“钱”眼开，见缝插针，常到当地农民家探宝。四年军营生活结束，他带回满满一大包古钱币，其中最感幸运的是在大别山下搜集到苏维埃政权发行的纸币。

聂广鸿悉心研读古钱币书籍 500 余种，对历代钱币的品名、国别、年代、钱监等了然于心。如今，上至西周原始币，下至革命根据地纸币，他的古钱币藏品逾万枚，品种 5000 余个。他收藏的南宋铁钱与盱眙楚金币、镇江银币被业界称为古钱币的三大发现。他还藏有目前全国仅见两枚的西夏最早的汉文钱“大安通宝”、元末张士诚所铸的“天佑通宝”等。有数十枚古钱被上海博物馆、国家钱币学会定为一级珍品。30 岁那年，聂广鸿在南京举办个人古钱影展，让国内外许多知名钱币收藏家大吃一惊。有人愿出价 300 万元买走全部展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300 万元不是小数字，聂广鸿不为所动，不忘初心。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、《人民画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新华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、香港《联合晚报》、台湾《钱币会刊》等媒体曾专门报道聂广鸿；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专程来高邮，拍摄了一部聂广鸿痴迷古钱币收藏的纪录片。从“打钱子”到收藏大家，聂广鸿，你有理由让我们为你欢呼！

钻进“钱眼”的聂广鸿，或许已经淡忘了曾经回荡在校园的那个令人纠结的反义词，而我心中却想着那位可亲可敬的薛德安老师，那个年代能懂得宣古愚、讲解宣古愚的中学教师，能有几人！如果时光回转，真想在他面前振臂一呼：宣古愚！

时间不会生锈，那些带着体温的钱币，仍然在人们手中流转，不知千年之后又花落谁家？

111 年前（1905 年）的一个秋天，宣古愚与治春后社的诗友们在瘦西湖徐园吟诗作画，他感时悲秋，题诗叹曰：“知君长为客，为客何时归？”时光荏苒，百年之后，郟城渐渐忘却了这位大家，聂广鸿也守着他的泉友静静地安居城南一隅，慢慢地变老，变得像一枚古钱币一样不愿作声。但我知道，他心中柔软之处一定有故乡界首、军旅大别山，一定有宣古愚、薛德安……

一日，我陪外地朋友游览古驿，特地到门可罗雀的古钱币博物馆拜访他。他脱口叫出我小名：“小祥子！”如同看见一枚丢失多年的珍品古钱；我亦如数家珍地向外地朋友介绍他和古钱币，以及“冷枵瞎”的来历，以及宣古愚的故事，当然我还顺便看了我的所爱……辞别时，我手中捧着学长馈赠的一盆菖蒲。回家后，换盆浇水，一盆无需金钱交换的菖蒲，成为我案头清供，成为母校回忆，成为少年往事，成为故人留香……

宽窄巷子

□ 姚维儒

路边画画、绣花的有之，弹吉他、敲鼓的有之，躺在椅子上挖耳、修面的有之，品茶、饮酒的有之，也许这些就是成都休闲品相的缩影，他们在享受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在与安逸，更是身心放松

的一种懒散。我们路过一个老宅，瞧见两位老者在安详地喝茶聊天，一只猫慵懒地盘在茶几旁打盹，院落内一棵树上还挂着一个鸟笼，好一幅安闲静谧的图画。在一家茶楼前，我仔细地品味了这样一副楹联：“名城名街名坊闲拨古琴堪舒意，佳楼佳境佳座雅啜香茶可畅怀。”顿觉这楹联正是对宽窄巷子的真实写照呀！

窄巷子与宽巷子区别并不大，只是宽巷子稍宽，窄巷子稍窄而已。然而，宽巷子的“闲生活”更具特色，窄巷子的“慢生活”更为突出。宽窄巷子内许多四合院有着别致而有诗意的名字，比如听香、花间、宽坐、恺庐、香积厨、琉璃会、静苑。许多店铺的名字也很文雅，比如上席、白夜、点醉、兰亭叙、不二、三只耳。这些都显现成都文化底蕴的深厚。

夜幕降临，宽窄巷子进入了活跃时空。在这里，有现代人与古旧生活及诗情画意的对接，更多的是慢节奏生活的最佳体验。游走于这样的古巷，不经意间斑驳的墙缝间生出一簇野花，抑或阳光慵懒的午后闲雅舒缓的人们听书观棋，抑或夕阳下相互搀扶的身影，我喜欢这些随意间的温暖和细碎光阴的注脚。真想在这里多逗留一段时间，无奈我们只是匆匆过客。

我家的“菜饮食”

□ 秦一义

瓜、菠菜、葱蒜香菜等等。随食随取，吃多少，弄多少，不剩余，非常新鲜。家里没有的，就三天两头跑菜场，采购些鱼肉等荤菜，山药、蘑菇、豆制品等素菜，满足家人的口腹所需。

家乡是水乡，我们习惯主食大米饭。我做米饭时，总往锅里加些“杂材”，如今天加几片山芋、南瓜，明天丢几个胡萝卜、慈姑，再用铁皮钵子盛红枣、桂圆、花生米等，放进饭锅头上蒸熟了吃，重新过起了“瓜菜半年粮”的生活。每天换着口味吃。这样，吃了主食，又能吃到这些“粗粮”和“副食”。饮食不单一，提供给身体的营养和微量元素基本能得到满足。

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饮食也应该丰富多彩，杂一些。

《大淖记事》的“淖”应是汉语

□ 陆正宏

儿时，听说高邮北门外，有个地方叫“大 nǎ o”。出于好奇，专程去看了看。墙上蓝底白字的搪瓷路牌，写的是“大脑”。这地方怎么叫这个名字，跟脑袋有什么关系呢？

汪曾祺先生给这地方正了名，称之曰：“大淖”。他在《〈大淖记事〉是怎样写出来的》一文中说：“后来到了张家口坝上，才恍然大悟：这个字原来应该这样写！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‘淖儿’。这是蒙古话。坝上蒙古人多，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话。后来到内蒙走过不少叫‘淖儿’的地方，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。我的家乡话没有儿化音，所以径称之为淖。至于‘大’，是状语。‘大淖’是一半汉语，一半蒙语，两结合。”

汪曾祺将“脑”改成了“淖”，改对了。但说“淖”是蒙古语，还要推敲一下。张家口坝上蒙古人多，可高邮的蒙古族人只有数得过来几个，且不聚居。高邮也没有其它地方用蒙古话做地名。《四角号码词典》：(淖儿)蒙古语称湖泊。大淖这片水域，面积不大，称湖不够格，又怎能加上状语“大”呢？“淖”汉

语中早已有之。《辞海》：(淖)泥，泥沼。《左传》“成公十六年”：“栾、范以其族夹公行，陷于淖。”本人以为，高邮是个水网地区，大淖这个地方原是一片泥沼，因面积较大，故称“大淖”。后因地质变化，地面下沉或水位升高，泥沼成了一片水域，泥沼中地势较高的地方，成了水域中的小洲。这种情况水网地区是经常发生的。泥沼成了水域，但“大淖”这个地名仍然延用了下来。至于这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期，就要进一步考证了。

“淖”读 n ào (闹)，不读 nǎ o (脑)。汪曾祺是现当代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，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，有的已经被选入大中小学教材。高邮已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。到高邮来旅游的外地人都读“大淖 n ào 记事”。高邮人要有点自知之明，不要笑话人家读错了，是我们自己读白了。汪曾祺是高邮人的骄傲，《大淖记事》是他的代表作，我们有必要把这个“淖”字弄清楚。

老宅

□ 张建宏

我在老宅生活到十一岁，一九七六年夏天离开老宅搬到了新庄台。老宅是我的衣胞之地，那里有我快乐的童年。离开它四十年了，我从未忘记过。

老宅建在一个不大的庄基上，占地约一亩，是一个人工堆砌的大土丘，比农田高出很多。老宅共三户人家，我家，奶奶家，还有大奶奶家。三家上辈子是一家人，爷爷辈是亲兄弟。我家的正房和大奶奶家的房子并排，中间仅用一道板壁隔着。大奶奶家在我们家西边，奶奶家在前面。东边是厢房，西边有围墙，中间形成了天井，像个四合院。

老宅正门朝南，院门在厢房的位置向东开。我家的正房有三间，最西边是堂屋，堂屋里摆放着老爷柜、大桌子和长条桌子。大桌子时常靠西边板壁放，一般不用，只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放到中间来。大桌子朝中间一放，老宅就热闹起来了。那是我们姊妹们最开心的时刻。平日里辛勤劳作的长辈们都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围着桌子谈笑着。桌上香喷喷的饭菜冒着腾腾热气，夹杂着烧酒的味道。一年的辛劳就在这可口的酒菜中、就在这浓浓的亲情里得到宽慰。不过节的日子，我们就坐长条桌。长条桌不高，可以坐很多人，还便于挪动。一到夏天，我们就将长条桌搬到天井里或走廊上吃饭。老宅的前后门大开着，穿堂风一阵阵吹过，顺便捎来栀子花的香气，凉爽惬意。长条桌上是奶奶做的家常菜，虽无大荤，却有滋有味。这些年来每每在觥筹交错后，总是能想到那矮矮的长条桌，想到那一桌滋养我的饭菜，想到我慈祥的奶奶。

再后来，我们长大了，正房住不下了，父亲又在东边砌了三间厢房，一间作杂物间，一间为厨房，一间成为过道直通院门。杂物间不大，主要是放一些粮食杂物什么的，还在里面加了一张床。我在这张床上睡过。厨房紧挨着奶奶的房间，仅用一个篱笆隔着，我

们经常用手掏着玩，时间一长竟然掏出了一个洞。奶奶时常将一些好吃的，从这个篱笆洞

里偷偷地塞给我。多少年来，我一直享受奶奶给予我的特殊待遇，享受着奶奶给我的爱。老宅的天井不算大，十平米左右，用碎砖头铺就。天井中靠西南边有一株月季，枝繁叶茂，花出墙头。月季四季开花，多深红、粉红，偶尔也开些白花，非常好看。靠东南边有一块磨刀石，石头旁还埋着个石碗，石碗中有水，这是为磨刀准备的。长辈们经常用它来磨镰刀、锄头、斧头等农具，刀越磨越亮，石头越磨越薄。长辈们时常讲，磨刀不误砍柴功呀。

天井外边有一棵不算高大的我至今也叫不出名字的树，我们经常爬上去摘一种有五个角的果子玩，后来还经常有人来收这种果子。一到收果子的时候，树下全是人，像过节一般。老宅门前还有一条河，河不大，弯弯曲曲，河水清得见底，水中游弋着成群的鱼虾。记得那時候我们经常河边用面团子钓“小参子鱼”；有时也在淘米时将淘米箩子沉到河底，等小鱼上来觅食时突然将它提起，运气好的话一次能捉十多条。我们喝着这条河里的水长大，也在这条河里得到了许多乐趣。

河边上长有一种“金針菜”，也叫黄花菜，花大瓣肥，花色鲜艳。凌晨开花，日暮闭合。每枝单株上有几十个花蕾，一花凋谢，它花继开，花事繁密，热闹却又安静。奶奶隔三差五就去河边采摘一些，用小竹筛子盛着，回来炒给我们吃。橘红色的花瓣静静躺在泛着红光的小竹筛里，很美。老宅的前后左右都长满了树，有柳树、刺槐、梧桐等。一到晚上，树影婆娑，黑黑的一片。我小时候胆小，晚上是不敢出来上厕所的，万一内急了，得姐姐们陪着。现在想起这情景，我会微微一笑。

这是我记忆中的老宅，我童年的乐土。